

易

內

傳

易內傳卷之四

上經

剝

坤上
艮下

剝不利有攸往

一陰已戒女壯，二陰教遠小人，三陰又教之避難，豈五陰時猶輕有往哉？蓋此時善類幾盡，恐君子不勝忿激，欲扶正氣而輕於一擲，無功而徒自殲，故直曰不利有攸往。教君子動心忍性，培將來之生氣也。

象曰：剝剝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變者，變君子以小人之道也。程子謂士大夫日志尊榮，四民日志富侈，此以小人之道勝君子，而變其習。

尚。乃亂之所從生者。蓋朝廷本陽明之居。而陰氣充塞。以光明正大之字。悉被小人更變。故曰柔變剛。羣陰擾擾。一陽斃斃。小人之長至此。尚何所往哉。惟有順而止耳。非畏小人也。蓋君子觀象而尚消息盈虛之數。不敢與天爭也。於小人何尤。夫六十四卦皆象也。獨於此言觀象者。剝處陰陽死生之介。其幾甚微。人但見時數之消且虛。而不知其中有息而盈之理。蓋使道長盛昌。則無以勵陽剛之氣。見獨立自全之用。至時窮道衰。乃見君子涵養甚深。其百折不回。終始不使意氣者。實從消息盈虛。而悟一定之理。惟

能觀之所以尚之故。覘天行之變，深知天意，而能居易俟命，以退守養其正氣也。夫氣數之隆污，本乎天，而旋轉由於人事。君子惟知天而後能回天。

象曰：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山隆起地上，而反附於地，猶君子本居民上，至窮而伍於民，是小人迫之也。夫欲勝小人在固民心以安國家，農桑以厚其生，禮樂以厚其性，民心成城，宗社以奠，小人安能與民爭。蓋君子所恃者民心也。此時君子在位，義不得去者，宜從容諷人主加意厚下，行其惠利，以固民志。上挽天行，故上交象曰：民載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象曰：剝牀以足以滅下也。

剝足者，姤一陰為之也。踣躅之謀，既熾堅冰之禍，浸成。君子急退，猶可自全。後雖欲退，不能脫穿矣。蔑與滅小異。惟有蔑視正道之心，故有滅盡正人之事。曰滅下，則厝火積薪之下，寢其上者，尚能安耶。

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象曰：剝牀以辨，未有與也。

由姤而遯，剝足者未幾及辨矣。君子猶不急自為地耶。未有與危君子也。言轉瞬而與之者，眾禍不可言矣。宜及時為謀也。

六三剝之无咎。象曰：剝之无咎，失上下也。

羣陰剝陽，適以自剝。三之破黨，適以自全。得失禍福之幾，豈不在人自為。蓋剝三即否之三，惟其包羞於

前故能^改行於後。捐其可恃之黨，而從無倚之窮交。是於汙濁之場，獨具肝膽。盛衰之外，別有深觀。保全善類，聖人所深許也。故无咎。以剝陽之時，而有失上下之三。蓋名義廉耻之心，非甚下流不能昧。則亦何在。無可與為善之人哉。漢管寧歸自海外，而華歆與之通問，不使曹氏劫以官。宋禁道學，有建議殺晦翁者，而保全之。乃侂冑腹心。此固君子盛德感人，亦小人之不自絕於君子也。

六四剝牀以膚凶。象曰剝牀以膚，切近災也。

剝膚之痛，善類幾盡。蓋小人自知終不容於正論，故欲盡去君子以逞。豈知三五隱附君子，彼肘腋間已

有敗厥謀者哉。甚矣小人之愚也。東漢之黨錮。宋紹聖元符以後。諸賢編管安置。殆盡。及韓范司馬之追貶。鐫碑切近之災。令人酸鼻。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象曰以宮人寵。终无尤也。

非君子不容小人。由其自絕於君子。曰以寵无不利。欣小人以從正之利。所以振君子之氣。養國家之和也。三為上故交而棄黨以相扶。五處上近地而攜族以求庇。蓬生麻中反曲為直。終无尤。見天理人心終不盡喪。蓋天理存於平時不足異。而見於剝盡為可貴。所謂陽不生於子而生於亥。正此義也。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與小人剝廬 象曰君子得與

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上交將為六陰陰極蘊陽故十月為陽月九月為重陽乾為木果陽也碩果又陽中之陽非人之不食自不為人食也固蒂於百尺蒼幹之上雖有饕餮不得而攫取矣君子潛身晦迹超然榮辱毀譽之外小人惡從肆其吞噬哉故坤上之戰剝上為之也非此碩果舉世皆朽枝萎草耳天留一君子以開世泰朝野生氣賴茲一脈然則剝君子者天行存君子亦天行天豈庇小人哉剝極之時君子亦何所恃恃民心之理終不可泯而吾心之天理有以入乎民心也曰

民所載。以君子之厚下也。集蓼之際。以輯安民心。為要。無民無國家。無君子無民矣。夫君子以一身任綱常之重。以一心立天地民物之命。所繫屬在千百世。而小人乃欲害之。甚矣其干天地之怒。而剝陽適自剝也。漢末羣小謀殺李膺等。禁錮天下名士。而其後有袁紹戮常侍之慘。唐訓注。淺謀受禍。而其後朱溫誅宦官無遺類。小人何利於殘善類哉。聖人於初二四之蔑貞。以凶示之上之剝廬。以不可用戒之。固所以為君子亦不忍小人之坐酷誅。傷國家元和也。剝取象曰。宅曰牀。曰廬。國家宅也。君子牀也。廬也。民以君子為廬。君子以國家為宅。小人又以君子之牀。

為廬。可知君子於小人，原一體相安，而小人每欲戕其同室，是自戕也。三曰无咎，五曰无不利，善補過，不追既往也。初二四並曰凶，小人得志時，急悚以回心也。聖人於小人，且愛之以德如此。

復

☱震上
☷坤下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奉繼以否者，懼人狃治安而懈於修也。剝次以復者，懼人委阨運而甘於不振也。聖人序卦於盈虛消息之變，皆以貴人事也。姤小畜皆五陽不能勝一陰者，陰為主也。陰為主，則陽變之陰。復五陰一陽，六爻皆稱復者，陽為主也。陽為主，則陰變而從陽。朝廷本君

子之居。故陽始生曰復。言前失所居而今復之。主君子也。朝廷非小人所得居。故陰初進曰姤。言無因而遇之。容小人也。陽不凝。不耐消。故剝以艮止為悔。陽不動不能息。故復以震動為貞。並取坤者。坤萬物致養之母。土氣不厚。則碩果不能實於剝落之日。而天心無由見於栗烈之候矣。天道反復不窮。觀象者以心理之流行。與天運之流行相通。而反復其道。則消可知。息虛可知。盈而消。虛始於姤者。數歷七日。蚤知其盈長之機。數也。即理也。剝一陽不利。攸往者。陰得時而勢眾也。復一陽利。攸往者。陽方進。獨為政也。

象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
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
天地之心乎

剛反者前往而今反也前此大往小來陽剛不伸至
一陽生而剛反矣為泰為壯亨自茲始也 復之順
自剝之順來也惟順止以養晦於昔故能順行以展
布於今久鬱乍伸之始君子與物更新此時民望方
殷善類始進而小人之伺隙甚深故舉動必正大而
寬和有序不執己見以逆輿情不任偏心以乖時勢
則小人無間可乘矣夫一陽者繼此五陽之權輿也
造端一失誤道百年始動惡可不臧哉臨之戒君子
渾其門戶小人自捐藩籬壯之間遯之係君子失其

營衛小人遂肆穿窬。溫公居洛十五年，復進執政。去諸奸不力，於動未得也。罷新法太驟，於順未全也。誤信蔡京為所欺，未幾有章蔡之蠹國。吁！剝復轉移之會，可不深慮哉。七日始來復者，天運不易為始也。言天行者，原其理於造化之主張，使人沈思修省，不敢狃目前也。故剝曰：天行見衰極不足，懼可以人事救也。復曰：天行見盛始不足，樂當以人事成也。剝復如環均之天也，無兩天行，豈有兩天心。消則止，長則往，無不利。故泰壯之為剛長，實長自一陽始，碩果之蕃息無已也。天行數也，天心理也，天行無定，故

者義當思復危而能轉所以善補使無畏難却步也
六四中行獨復 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復初在剝為碩果挺然獨存正氣而當復時潛藏未
露知者寡矣四能獨與論交相與力存天地之心是
於流俗見為獨而於名理為不孤矣 四之從初非
違衆而偏從也初得天道四從其道從其天也

六五敦復无悔 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三與天介乎見不見二因人進德見天未與天一惟
五性純養深天德完固於心敦者氣之獨厚者也與
天為一何悔之有夫无悔之與无祇悔見天同而安
勉異矣 不曰以中自考而曰中以自考則心無時

非發而皆中節也。中者天極，中以自考者，天極存於其心也。卦言敦者，三臨上坤之盛也。艮上艮之終也。復五則坤之中也。坤艮皆土，有敦厚無疆之德，而復五尤得土德之中，故曰中以自考。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剝上坤之乾也，復上乾之坤也。迷覺之分而已，故不遠復者常惺惺，天心持之固，即少違而旋復。迷復者常昏昏，人心縱之極，終不覺而思復。夫一念之肆，積迷遂不可救，備著其災凶者，重戒昏慝，使之慎於其始也。復初陽為卦主，其吉宜矣。二至五並以陰爻。

稱善者陽氣秉令則陰皆從陽變小人為君子矣上
備著其凶者陰極而盈也初九顏子之不遷不貳也
二曾子之以魯得之也諸子日月至焉其頻復乎閔
子介然不仕季氏殆獨復矣若敦復則非夫子之不
厭倦未足語也迷復之凶魯昭失位似之矣

无妄

䷘

震下
乾上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无妄誠也誠則明亨者誠而明也光明洞達合德於
天謂之元亨故无妄與无偽異无偽者直行其志而
不飾无妄者謹持乎理而不詭夫不詭於理則合乎
聖賢不易之矩是之謂貞所以亨也心自昧其貞外

妄乘虛而入，謂之青。若徑行己意，而不求當於理，以
為直而不偽，將拂人性而犯人道之忌，其能免於災
青耶？不直云不正，而曰匪正，言其自以為正，而實非
正也。匪正之青，乃匹夫之諒，并與硜硜信果異。硜硜
猶近於正，匹夫之諒，特輕俠驚戾之徒耳。安能往而
有為世耶？荀息不食言，成君過而非忠，聶政為嚴氏
雪私忿，舍生非義，以其乖於理而非正也。世以直而
無偽，當無妄誤矣。

象曰：無妄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動，而健剛中而應大
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無妄之往
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一陽復生於下，是剛德自外返而來，為主於內，故无妄繼復。震得乾剛之氣最先，陽蟄於初，不外露，故心學之卦如隨復无妄，皆以震為內卦，剛德自主於內。若外逐則內失其宰，主內雖云外來，實自内生也。動者剛之氣，健者剛之體，不牽外物，不泥己見，不流躁妄，剛所以得中也。剛而中，乃全其為主於內，我所主，即天下所主也。故得所應而亨，至正者天之命也。我與天下同此天命，剛中則至正，而盡人之性，即全天之命，故能事天而為天所祐。苟非正也，自違其天矣。而妄冀天之祐之哉！人之弗協，即天之不祐也。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育，時萬物。

无妄者天之命。天與物各正性命。然必雷發聲。其氣始奮。其理始顯者。震得乾剛之初氣。性善激而功迅也。故非雷有以與之。以物所自有與之也。分陰分陽。均一太極之理。物各有是氣。則各有是理也。故曰物與无妄。先王以心見天。以心之用為雷行。故能對時育物。茂者全一心之无妄。而生理具足也。養一心之生理足。斯養萬物之和氣厚。時者己與物之所同。无妄在己。則時中為體。及物則時措為用。合己與物而同歸於天命之正。故曰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

初九无妄往吉 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无妄變自訟是從險難中猛省非具震動之體不能也訟二歸逋其內自訟而臻此乎初无妄之主也故辭極與之志者身世之宰无妄則內省無惡於志所以無入而不自得也

六二不耕穫不菑畲則利有攸往 象曰不耕穫未富也

凡有為而為與取必心皆妄也篤志於學始終無期效之心所謂勿正勿助深造以道也利有攸往言其學成功至希聖達天無弗利也 富者學中充裕之境二潛心力學不邀性命之償三守己安命不避形骸之災皆篤信士也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象曰
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言匪正有眚猶恐妄人之幸免者謬附正流而貞士
阨於遭逢反無以謝流俗之口故特著无妄之災以
明君子之無媿於心蓋匪正之眚見得失之不與其
理也无妄之災見禍福之或乖其數也君子修身以
俟命但求慊於心而已

九四可貞无咎 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四固守其正以乾體也乾健无妄之至也天德為體
故能歷久不渝 百念之貞不敵一念之妄故九四
乾體猶勉以固有惟能固之是以有之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 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力學已久未能與道為一則宜優游涵泳俟其自得
德教下敷未能洽於遠人則宜益修文德俟其自來
勿藥有喜是即以不藥藥也 宋人之助長是學術

試无妄之藥而滋其病也漢武唐宗靡中國以勤遠
略是治法試无妄之藥而益之病也曰不可試言攻
疾而反益疾也夫惟孟子之有事勿忘能養學術之
无妄舜禹干羽格苗能養治術之无妄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上之无妄不衷於情理之正故有眚无利學術則告
子之不動心楊墨之仁義操行則宋穆之讓於陵之

廉皆情理兩乖不可行者也。自以為无妄直於心不直於理。故曰窮之災。非窮於時勢窮於理也。无妄者當然之理。自然之心也。非自然則所命為當然者亦妄矣。二之澹泊無營。三之失得勿恤。皆於勉行中存自然之意。若宋人助長。是妄營之獲畬也。未能入道。心已失其寧一矣。介甫新法。是妄試之藥也。未能治疾。元氣已為之斷喪矣。

大畜


乾上
艮下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畜有二義。象辭大象俱言蘊畜。六爻俱言畜止。夫誠同心畜德。豈有相軋之事。則二義固相輔也。學術正。

大不入虛無不雜功利。畜之極純無疵。乃可膺大烹之奉。然學之大必徵於經濟之大。豈以小可為報稱。故非涉大川不見其畜之大也。蓋畜以貞為主。使學稍未正。一遇非常。神喪氣餒矣。故涉川必大識有度之人。好謀而成。可行三軍。自反而縮。萬人可往。

象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不家食吉養賢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剛健為體而篤實以厚其氣。則內有主而根心生色。艮光外著愈徵乾德之內充。篤實雖外體實內心也。蓋乾主運行以為內體。艮主凝靜以為外體。非健以內運則中稿非止以外凝則外肆。內外皆陽為政德。

之所以日新也。本體之剛上而以聖賢為歸，所崇尚皆正學矣。蓋非健不大，非止其健不能大正，能止健則其健者篤實不浮，是大而正也。德大正，故出處亦大正。養賢者，見以德受養，非干祿也。德大正，故功業亦大正。剛健篤實，純乎天理，以為措施，曰應乎天，言其乘時行道，非有立名之心也。

象

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君子以艮止養乾健，則天在吾心，而剛不外洩。是一山中之天也。前言往行，皆古人之德所著，多識前言，則明是非而識義理之安，多識往行，則鑒得失而獲聖賢之軌，不昧於所從，不苟於所操，故德日底於正。

大而末流詭道莫搖其天矣。夫古人者德之矧也。以
古人為涵泳故自收畜德之功。

初九有厲利己。象曰有厲利己不犯災也。

初剛正不阿。權貴所忌。危機之伏。不待其出始見。曰
利己恐其不答而自投於穿也。災謂四災不可以
倖逃而可義卻誠以道自愛。斯不犯於災地矣。

九二輿說輓。象曰輿說輓中无尤也。

小畜之說輻人脫之也。自失其制。授人以柄。大畜之
說輓自脫之也。在我為政。行止自如。夫小畜大畜均
乾下也。彼牽復而進。此說輓而止者。異畜乾力鈍。良
畜乾力勁也。輪轂能轉物而亦轉於物。惟輓承輪

以貫轂而不動。是以不轉於物。而物惟所轉。而莫違。中者出處之權。時當進則進為中。當退則退為中。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日開輿衛利有攸往。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乾為馬三稱良馬宜其安行無忌而必艱貞乃利往者傾險當思防也。日開輿衛艱貞實事也。蓋三以良才進而四五二陰方伺間相阨可肆然往乎故操心危慮患深克貞其德使異己無間可乘則居身既固可以建功立業涉大川而應乎天矣。乾以艮為小人艮又指乾為小人是牛李之黨相傾也。蓋四五與初二異志故相軋上與三合志故相成各持私心則

門戶分立，共矢公忠，則功過一體，三之利往，有同心之引也。夫三與小畜之三，均不中也。然彼說輻而受困者，異體之上，陽制於陰也。此馬逐而利往者，良體之上，陽合其德也。

六四童牛之牯元吉 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初以四為蔽，賢之權貴。四又斥初為捍網之頑童，童而牯者，弭於未張，禦於未進，勢順而易，故曰元吉。

六五豮豕之牙吉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五指二為暴，猶四之斥初也。二強於初，制之未易，夫及其觸而始牯之，則強以不安，故禮禁未然。既張牙而後抑之，則爭而難行，故法用馴童。牯者，侯明讀法。

之事。積牙者。給賚以養其欲。郊遂以移其習也。

上九何天之衢亨 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上國之者。碩能以休休之度。用調劑之力。使傾軋者。冰炭不爭。而水火相濟。是化險阻為坦途也。仕路亨矣。師濟協恭共成一道同風之治。故曰道大行。

頤 頤 震下

頤 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頤茹含主受。身之生氣所需而生。氣中生理具焉。貞則全頤之生理矣。是在善觀審頤之理而祛其累。自求口實。所以觀也。言自得所以生生也。許衡謂儒者治生為急。非教人逐生也。治生乃以養廉而不至妄。

求其自求口實之義乎。諸說專以學術心德詰觀頤而不及飲食之理。失名卦之旨矣。

象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養正者道腴正世味。而形神俱葆也。養莫要於觀所養。所養頤之理也。不觀則不能察可否。而取舍之間累性情矣。又在於觀自養。不觀自養。則或以饑渴害飲食之正。醉飽傷營衛之和矣。觀所養者。自養之本也。觀自養者。所養之不遺也。要之養正而已。伊尹嚴一介。孟子辨簞食。觀所養也。孔子不厭不食。衛武戒。

賓筵。觀自養也。若陳平受金，自私昧所養之正矣。劉伶酒酒任性，昧自養之正矣。天地於萬物，亭毒養其形物，與无妄養其性，以養正者，予物也。聖人體天地而養賢，隆之以牢饋，將之以拜讓，於民則田里樹畜，養其身，度數德行，養其心，亦以養正者，予之也。舜使契為司徒，養民之心，以觀所養之道，推之也。稷教稼穡，養民之身，以觀自養之道，推之也。故頤之時大觀之義大也。識明則心清，心清則養正。觀庖丁之解牛，悟養生之道。觀紀消之養木，雞悟養德之方。頤之觀，與觀之觀，我同一義也。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雷以初陽鼓和氣是為天養物者山一陽隆起地上是為地養物者以山靜藏雷動則深於養道也言者心聲道之華也慎則聲華斂而性不浮所養之事也飲食營衛所滋也節則營衛和而神恒清自養之事也寡言則氣靜而形自強故慎所以謹身亦以養生知節則情恬而性益定故節所以攝生亦以養德是故辨給而好譏議非所以全身也侈靡而暴殄天物非所以飭行也無孟子之息邪距詖則辨為尚口之窮也無汾陽之忠誠謙光則奢固敗度之尤也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朵頤凶 象曰觀我朵頤亦不足貴也

靈龜得天一真氣。故象震初陽。其服氣不食。能自養也。可定吉凶。決趨避。能自養以養人也。不能觀所養。故舍靈龜而但朵其頤。內踈者必外逐也。觀我與觀頤相應。言未能返觀生理。而外觀可欲之物也。所觀一誤。理欲斯眩。可不戒哉。震陽得乾初氣。豈不知所養之正。惟其上應六四。恐因餽養甚隆。遂動紛華之悅。故惕以柔頤之凶。夫世之才士。染指功名之場。以為小節不足矜。而揆策圖功。是為足貴。孰知賢者敗節。等於辱身。賤行雖有成功。亦不足貴也。

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二於上勢隔地遠豈能無因而趨之初則賢士也使
其顧密邇敦貧交何為不可故顛頤拂經非求初之
謂謂其饕餮之鄙如齊人之乞墻也于邱非專謂求
上謂不以禮自愛乞潤權貴如谷永之於王氏也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象曰十年勿用道
大悖也

王戎執籌鑽核吝嗇而拂養之正石崇飴釜蠟炊奢
縱而拂養之正彼均自謂吾分之正不知其甚踰分
而乖禮彼徒為肉食之鄙也曰十年勿用醜之也言雖
濫竽寵祿實非養賢之典所宜及也 何以曰道大
悖道者養道也天以之養物聖人以養賢及民一道

之正而已。若非其道，則聖人不能以天下之祿。易一義士之介，是故夷齊靈龜也。戰國之士，犬也。秦人投骨而相牙，則拂經而悖道矣。

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象曰：顛頤之吉，上施光也。

六二極意口腹之養，為一身而顛倒於世味中者也。六四營情治安之養，為萬民而顛倒於道德中者也。虎視眈眈，非妄視為初之靈而眈也。其欲逐逐，非縱欲為初之靈而逐也。若妄視而淫情縱欲，以亂性豈能无咎。初不可以觀四，而四不可不視初。初不可盱觀者，自愛以重道也。四必視初者，為國家而尊賢。

也。重道為養德之正而非傲，尊賢為養民之正而非屈。德施之光惟其心境之光大，臣用心公溥，開誠任人則功業昭著不窮矣。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 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人主資賢臣以養民常道也。五柔性易溺恐難斷聲色之欲故以拂經戒之而勉其居貞。貞者清心寡欲之謂。惟寡欲乃能任賢勿貳。勉以居貞勵其克己也不許其涉大川欲其任人也。德宜自勵而功不可尸者柔主易溺於欲柔主不足於才也。四為天下而折節於寒士五為天下而屈禮於大臣皆養民之公

心也。惟公也，故無嫌顛與拂之名。若二三利己之私，則君子所不齒。惟五不可涉大川，故不可無上之利。大川，臣之力，君之功也。曰順以從上，非屈也。為君德而從其道，為天下而從其才也。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諸爻俱有不足之辭，獨上稱由頤而利涉大川者，初剛僅堪鎮俗，未能濟艱。四雖能下人，而才弱非任重之器。惟艮陽在上，剛而能毅，則天下才蒼生賴之。涉川者，由其具非常之才識，故能建非常之勳猷，享非常之鼎養。其唐肅代之汾陽乎？象辭曰：自求，象傳曰：自養。黃端伯以自求為不外求於世，其說精矣。為

顛為拂，正未識自求自養之義，故外求之擾擾也。自求自養者，自得其所養之正，則傳食非泰，不耕非素餐矣。靈龜食氣自養，故無求於外也。二之顛不如四，三之拂不如五者，四五資人養人，而二三資人自養，且動靜異體，貞不貞異用也。陽剛則有以自養，陽在上又可以養人，若陰柔則資養於人，甚者并失其所資矣。六三是也。

大過

䷛

巽下
兌上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

履非常之變，不得非常之人焉。能有濟曰利，有攸往言當往而有為也。國事已敗壞不振，豈容依違坐視。

惟有勵志圖度，勃興始事，乃可救前事之失。故又曰：亨其責人有為之意切矣。易之分陽大陰小，陰固不可敵陽，而陽亦不宜過盛。過則氣極易衰矣。小畜一陰制五陽，是為陰逆。大過居中壓二陰，是謂陽驕。夫陰逆固非美，陽驕不善用陰，亦非盛世事。蓋小畜有才有力之陰也，宜用遠。大過無才無力之陰也，宜用和。

彖曰：大過，大者過也。棟橈，本末弱也。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大過之時大矣哉。

大者過，專其咎於陽也。大壯猶有用罔之戒，況大過乎。大臣國之棟也。羣臣椽榱也。羣臣不能襄大臣。

以有為如椽榱朽棟梁亦莫支也。蓋由執政剛愎自用。羣臣畏罪不敢任事。則棟橈非二陰之失。四陽過盛之失也。新進力靡無權。莫幹於前。而國本弱。耄臣才鈍非時。難持其後。而末又弱矣。本末之弱。固二陰之咎。實四陽之過。亢有以弱之也。四陽過盛。而二五得中。是諸臣雖任氣使才。猶有一二老成變理其間。可以救三四之過。何也。內巽外說。則立心行事俱有委曲調和之意。庶幾易乖為順。而弱者可使振。橈者可使植也。國家安危之際。豈不以得人哉。此非一時之利害。而所繫者遠也。故曰大過之時大。大過之時。不徒貴大才識。尤必有大器局。涵養深醇。乃可。

善補變之用。鎮翼持平。而措國於不傾。豈易力哉。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風在澤上。有風水相動之用。故為中孚。澤在木上。有風雨飄搖之勢。故為大過。澤以瀦水。羣下之擁朝廷。如水之澤喬木。若朝廷失政。國事漸乖。則羣下媮惰。如澤汎溢而沒木。此急需砥柱時也。獨立不懼者。柱石之良臣。遯世无悶者。草莽之賢士。挽回世運。朝野皆有責焉。不得諸在朝。則望之在野矣。大過之時。朝廷以紛更召亂。上之綱紀紊。下之禮俗衰。獨立不懼者。持風裁秉道法。以救綱紀之過。遯世者。正學術。修廉隅。以挽風俗之過。惟不懼而後見獨立之堅。惟

无悶而後見遯世之確乎不拔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 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居中操柄者紛更喜事初獨以才弱能量力而慎用之但為朝廷謹職守固局鑰於一方雖無大補救於時然根本有藉可為後來振拔之地故无咎 初巽體質柔而易沈潛故能持重而不啟釁僨事藉非以柔居下吾恐少年新進不識事而貽咎也多矣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楊者木之瘦挺久固質剛而姿柔正巽象也故韓退之以楊象君子夫剛無柔濟久失灌溉則中堅者亦

外枯矣。得初之和澤以潤之。而暢然生稊於下。稊非初而生稊者。初也。二之風裁有為。正可濟以初之。慎重不蹶。初之柔巽善下。宜輔以二之剛斷不阿。稊生於下。雖稊弱而有生意。故二以近初為吉。華榮於上。雖光芬而無實用。故五以近上為醜。稊象初之卑微。而慎重不拔。華象上之風采。而究無實效。亢陽之渴。滋以少陰之潤。故又取象於老夫女妻。巽長女得坤初氣。是柔德之完固者。而初為巽初。倍為完固。惟完陰故可濟亢陽。不然。稊陰而趨驕陽。一騁立折。安能相與有成。曰女妻者。非言稊少。言其完陰未破也。

九三棟橈凶 象曰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三四居中柄政故稱棟噫國事之壞四陽之亢為之而三尤為首禍也與 二剛中而與初四剛居柔而應初皆能自得其輔三則執拗自用雖有輔之者其如不可輔何哉秉國之鈞而不平三實尸其咎矣甚矣徒剛之無濟於時變也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 象曰棟隆之吉不橈乎下也

四以剛居柔有才有度而下應初六能兼任慎重之士故規模凝重舉動周全棟之隆者也復云有它吝者恐其疑初過於慎難與有將為更用喜事之人不惟不克濟反滋之釁矣故戒以勿舍初而他任 三之

橈非有旁橈之者。不勝其驕吝而自橈耳。四才有可為。又能與人共為。人已交植。所以隆而不橈也。三以過剛僨事。棟折榱崩。非小才所能支。有工師為之審面而重葺焉。故橈於三者。猶幸其隆於四也。如安石新法擾民之餘。得司馬君實奮然罷除也。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二五皆中。而五不如二者。二陽過未極。且比少陰也。五過極之陽。比過極之陰。時衰而無濟矣。楊木少華。惟其榮於質。故無取於華。今而生華。則精氣未榮。而木已槁矣。大木將壞之時。所恃者幹耳。不恃幹而

恃華是猶國家根本漸撥而徒恃文學優游之士非不足耀重一時然無救於成敗之數矣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 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上以柔質處大過之極時已萬難措手惟有盡瘁國事以一死謝責而已其不遭時可悲也豈得咎其才之不逮哉嗚呼藉茅之日可有為而不為棟橈之日當重戒而不戒至於大厦將傾而乃責上六之一介忠蹇為一木之支也豈不悖哉 趙宋南渡播遷岌岌權奸接踵重以似道之公田關會擾民誤國有汪立信之策而不能用是橈而不可輔者也忠瘁如山而遇陳宜中之偏執不堪與之共事究受過涉之

凶而論者乃咎文山非勳亂之才何其闇於時勢而重誣蹇蹇之臣也。獨立不懼之君子其如滅木已極何哉。紀功者當溯其始。初雖才弱而聖人著其藉。茅之用何也。固始者後圖之先資。則力雖微而功大。褒忠者當觀其終。上雖時去而聖人原其過涉之衷。何也。保終者報國之後勳。則事勢雖無濟而宗社有光。濟變非陽剛之才不能。而非以柔濟剛亦不能。故三五之剛。初上之柔。皆無救於危急之勢也。

坎

☵

坎上下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六十四卦象未有直言者。獨坎云心亨。以其中畫陽

為主也。心為大陽，人但見坎外暗而不見其心亨，故特著之。坎中實，故有孚。凡人藏械於中，不以真相見，妄意可以陷人，不知險阻在心，先自陷矣。何暇問世有孚而心亨，自信信人，內不藏機械之端，則於世不見險阻之形，何入而不自得，故曰行有尚。

象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人當患難時，觀閔百端，避之不能，支之不及，象辭曰：習而傳曰：重險甚處，險之難也。不盈者，有孚之象。凡誠不足於中者，多驕溢，內無把握，則神漫而氣浮，水

有時而泛濫橫決，或由搏激或失疏瀦而然，非水之信也。盈科後進，流而不盈者，水之信也。繇汨陳五行，水不安其居，禹順水道，而水由地中行，為水全其信也。水惟以不盈為信，故經山觸石，紆回屈折，歷險阻，而其就下不盈者，確然不易也。鑿度曰：水為天地信，順氣而潮，潮者水氣往來行險而不失其信也。蓋惟信為可久，故險而不險，人心有主，萬變不移，亦猶是也。夫信，土也。仁義禮知，以信為主，五行以土為主，故水之流，鎮以土而全其性。處險非有骨力有涵養不能，故貴剛而中實，德內蘊，則其心光明正大，不陷險中，而能濟險以行，不特濟一身之險，且能濟萬物。

之險。故曰有功。水外暗。故曰行險。內明。故曰信。夫以險為形勢。信為骨幹。險外而易。內此其智勇深沈。純乎坎德者也。坎得乾中爻。以其健為中心也。得乾之健。故恒易而知險。不可升。山川丘陵。天地自然之險。勢險而理易也。九疇水首五行。得天地生成最先。水之行險而信。天地為之也。雲城天塹。堅甲利兵。王公之設險守國也。然有至易者。主於內。信是也。有至易者。以主內。始能設至險。以威外。不然。則所恃以為險者。適資敵而自陷耳。設險。舊分禮義為無形之險。城郭為有形之險。似於文義未肖。蓋王者據壘阻巖。以固封守。此法天地之險也。內無險阻之心。坦

然與民相孚。此王公之有孚心亨也。外亦險阻之形。巍然與民共守。此王公之險而不失其信也。天地惟有至易之理。故能用至險以臨萬物。人心亦惟有至易之理。故能用至險以歷萬變。險豈易用乎哉。故曰險之時用大。能用己險。斯能濟世險。文王囚羑里。順變演易。周公被流言。恐懼東征。孔子畏匡。圍宋。阮陳蔡。以天自信。以窮自固。此皆其有孚心亨。即其至險之用也。蓋在心為孚而亨。在用為險而固。要玩心字用字坎體陽用陰。心亨體陽也。設險用陰也。以內陽用外陰。事險而心平。若以外陰耗內陽。則事與心皆險矣。坎初失道。不善圖始也。上六失道。不善圖終也。安危

始終之際可不深加意乎哉。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坎曰習。濟坎亦曰常。曰習非習於易簡不能勝其習於險阻也。純氣足斯無畏乎害氣也。常德行而吾心之易簡全矣。習教事而人心之險阻去矣。此之謂至易以知險。

初六習坎入於坎窞凶。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坎所以善在中畫之陽明。初以陰居重坎之下。以卑暗之資處最艱之會。外暗失內明。故入窞而凶。失道凶者。明其非關遭際。心有未孚也。苟息不達大體。身殉奚齊。心之未亨。自處險地。宜其凶矣。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 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有險者言險難方深正難措手此時遽求大得小亦無獲矣求小得者所以為異日大得之地也二剛中心亨宏濟艱難之器故不屑屑為目前之功 禍害之淺深事機之遲速非有識者不能乘非有養者不能待二深明機警豈驟爭於未出中之日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於坎窞勿用 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三內險未脫外險且至非大有器識者能無蹶乎三力弱性躁意有餘而才不足宜其重困而无功也曰勿用曰无功為不度而妄希功者戒也於此益見險

之時用甚難。而往有功之必由剛中也。漢翟義。唐李敬業。其坎三之八。當勿用者乎。

六四樽酒簋贰。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象曰：樽酒簋贰，剛柔際也。

艱難之際，大臣事君，宜略煩文，直抒悃款，則上下血脈自通。宜因事陳論，安危緩急之間，不至以聚訟逡巡，坐失機務。納約者，擇夫事勢之急而陳之，利害迫切，有以聳動其心，欲不聽而不能，納之自牖者，乘其一念之明而通之，吾得以引伸其說，旁暢其理，聽者不覺其自入矣。此人臣引君當道，為國濟變之妙用也。禍變搶攘，此時君欲得臣，臣亦急欲得君，使君臣

之交不親，奸邪得以中間矣。曰：剛柔際者，言當直以
肝膽相遇也。李懷光千里勤王，為杞璜志貞所隔，咫尺
不得見天子，豈非以君臣濶絕，小人得售其奸乎？
惟馬援見光武，君臣皆簡易不疑，得之矣。以四之
柔正際五之剛正，故能略形迹而孚忠悃。不然，堂廉
間隔，其足弛論思而誤機要者，豈淺哉？故坎之蓋岳
非簡，睽之遇巷非詭，君臣間皆深明事機，而曲盡其
誠者也。望以濟險者，二與四也。而二僇力危地，與
君遠，四近君，則從君難間，使密邇而未能竭忠，何以
為越在遠服者勸乎？故於四尤切切君臣之誼焉。

九五坎不盈，祇既平无咎。

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二五剛中君臣之有為者也。而二求小得。五僅云既平者。事機未至不能急濟大事。當善觀時勢也。中之未大。非屈於德。屈於時之未至也。大難初戡。聲教隔於殊方。澤未盡洽。威未及覃。惟徐徐其漸被耳。

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徽纆者膠固也。叢棘者險難叢集如枳棘也。以膠固不通之人。置身荆棘叢繞之地。安能脫迹以圖安哉。初上俱曰失道。明柔懦室固之無當於時艱也。

離

☲

離上
離下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離為雉而象象牝牛何也。文明之性，養以坤順，則不躁用其明也。坤為子母牛，離卦乾索坤，得坤中氣而為中女，故曰牝牛。離以陰附陽，以順為道也。牝牛順之順者也，然一於順，恐失其正，故貴有以畜之言當厚養己德，不徒卑柔為順也。貞者正己而不阿，惟其畜於內，故能貞於外。至人之牧心如牧牛，謙曰自牧。離曰畜牛，皆養心法也。是故喪牛于易，凶。羝羊觸藩則羸，羊可喪，牛不可喪，靜躁之別也。

象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日月天之文，乎上也。百穀草木地之文，乎下也。要之

在天成象。即成形者之蘊其精。在地成形。即成象者之著其化。是故在天為星。在地為石。在天為九野。在地為九州。離體陰而用陽。不附乎陽。則無以為明。故二五皆以陰麗陽中。稱吉。惟麗陽乃可謂正。故曰重明以麗乎正。曰柔麗乎中正。離之君臣皆尚柔正也。君之麗正。正己以臨下也。臣之麗正。正己而事上也。君道明。無取以柔昵下。臣道柔。無取以明抗君。故於君曰重明。而不言柔。於臣曰柔麗。而不言明。然君麗正。則非具曰予聖。而明也。柔矣。臣麗中正。則非媮合苟容。而柔也。明矣。此則柔明相濟。所以同歸於正也。不有柔正之臣。雖重明之主。豈能化成也哉。

坎之時。天地晦昧。離之世。天地昭明。自晦而明。君臣時交養其明德。乃能為天下保其化成。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於四方。

詩緝熙中庸純亦不已皆繼明之義也。人心之明不可一時稍蔽。猶天之日不可一日而晦。況人主對官官宮妾之時多對賢士大夫之時少。稍不自省障其明者。交至猶陰霾之蔽日也。故貴於夙夜殫心養其明德。使不內障自難外掩。後世良臣大寶丹宸之箴。日視朝政之請。懼主明之有時而間也。黃蘊生曰：帝王之學莫大於誠明。坎之中實為誠。離之中虛為明。以離繼坎。明乎其為誠之發也。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 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離以外畫之剛為明。初氣始銳。故有履錯之戒。其錯也。亦值時勢紛紜。非盡人事之失也。夫擾於時勢。當因人事以靖之。敬則小心畏慎。思慮精詳。而先後重輕。不失其序。錯者歸於一矣。坤文言曰。敬以直內。需三曰。敬慎不敗。敬所以養德。即所以制事。而善用其明也。主敬之學。時時存省。事事嚴密。無不敬。則無不明。敬非避錯。乃避咎也。夫事變何常。所貴研幾察理。處置若靜耳。若避一切。以為安。恐事隳而弊生矣。

六二黃離元吉 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坤五全乎中土之氣。故以黃象德。離二索坤。得地道。

之中故曰黃離。初質剛故以能敬為明之善。二質柔故以能明為柔之善。離於明順二者不可相無。初嫌於躁而未順。二嫌於懦而未明也。以六居二為正。不曰正而曰得中。見二以中為正也。不偏於柔則雖處內暗之地而能明。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三重剛居下離之上。日昃之象。固宜慮定神閒。修人事以延久道之化。而徒悲感不能自安。雖切暮景之嗟。奚補哉。其殷浩之事。敗放廢。咄咄書怪者乎。故無樂天知命之學。不可與於成敗之數。鼓缶而歌。非

無聊苟安也。謝安圓碁却秦兵，李泌從容侍帷幄，不生事亦不廢事，不養亂亦不激亂，乃為善。反晦為明也。何可久者，深咎其不能維持文明於未衰，而徒傷嗟於易盡之會，至於無可如何也。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四剛而不中，妄騁其明，而昧於進退之機，闇於先後本末之理，故紛更無序，世方且而自晦之，可為太息。極著其凶者，甚為不度機而輕躁舉事者戒也。在晉為殷浩，庾亮銳意北伐，在漢為終軍，急欲降南越，為呂嘉所殺，在唐為訓注，致甘露之變，在宋為安石，變

法擾民。佞胄伐金取敗。皆不量才分而妄聘也。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居上離之內。徽柔有餘。明斷不足。誤倚剛躁之四。使海內失望。元氣頓傷。故聖人教之戒懼。修省重振。主輝以昭丕業。故曰涕沱戚嗟則吉也。噫神宗勵精之日。其時外闕稍紓。海內無事。使以其推誠王呂者。任韓富諸君子。自可坐致太平。而自乖其會。以致擾民。猶不能出涕戚嗟。由昧於知人。明不足也。五闕於委任。不能自持主斷。致為執拗輕之大臣所誤。曰離王公者。欲其自麗宸聰。以明斷用其虛誠也。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象曰王用。

出征以正邦也

離之世士大夫相尚以文辭而不飭武備大臣剛躁國事叢勝外寇小醜乘間而發五戚嗟出涕力事安攘起上之舊老以張撻伐之威豈黷武哉所以振國家委靡之氣杜奸雄窺伺之心也折首者殄厥渠見王者之明於殄兇獲匪醜者寬宥協從見王者之明於撫衆以正邦者言重明麗正之治於四方無遺照也

外傳

按離為麗正明照之世而諸文多舉事制變之辭何也繼重險之後過柔則巽懦而喪功任剛則躁妄而

激變。故貴以初之敬。勅其先幾。以二之中。定其國。是以上之正邦。為其外捍。夫興事於大難。既平之後。如射者之命中。然發之太驟。則布武未定。而機自折。即不折。亦踰乎的。審之過甚。則機牙自滯。而弗能張。即張。亦不及乎的。此命中之難也。惟省括於度。則釋斯得。剛柔緩急之用矣。蓋坎為險阻紛紜之世。南北五季。非敦信以設險。不能立形勢。而圖振興。離為文明。振作之日。漢之文景。宋之慶歷熙寧。非敬慎以麗正。不能厚國本。而規久遠。按坎離俱以中爻為主。坎中實尚信。人心惟實。斯誠。故九二九五。陽爻皆吉。離中虛尚明。人心惟虛。斯明。故六二六五。陰爻皆吉。要

之惟誠生明坎中有離也惟明生誠離中有坎也
天地生成之功莫著於水火一陽之復在水王之時
一陰之生在火王之中坎中一陽即復之陽也離中
一陰即姤之陰也民非水火不生活乾坤資始資生
之用寄焉陰陽乘除消息之理具焉故上經以坎離
終而下篇之終亦以既濟未濟均之水火也

易內傳卷之五

下經

咸

☱☶

兌上
艮下

上篇首乾坤二老著君臣之分父母之恩。下篇首咸兼艮兌二少著男女之綱。蓋君臣為人治之大。父母為人道之大。而男女者人道之感。生生所以不窮也。

咸亨利貞取女吉

咸說文訓皆左傳註訓同。與物皆於理則其同也。正與物皆於私則其同也。苟故曰利貞取女者人道之大。正而必不容苟者也。

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

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咸以艮為內心不止其所安能通萬物之情而不滋萬物之擾時解以止屬感說屬應竊謂感應之相洽為說而不踰其則為止先止而後說者惟中節乃謂之和也謂天地以氣感聖人以理感非也天地聖人均此一理之流行使原無是感應之理安能強物以所弗受哉至理即至情不愜乎理者過情不及情均為不情夫詩以道情不知易亦善言情也上篇首乾曰性情下篇首咸恒亦曰天_地情萬物之情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山惟虛故能受澤之水氣以潤澤惟虛故能受山之土氣以凝山澤交以氣相受無迎無距與聖人之心一也。人之心體本虛昧於理者自窒之凡有我之偏見將迎之妄念皆虛之賊也自窒其情安能通天下之情。老佛無心無感其無心者非理之當然也。聖人有感無心其無心者因物情之自然而予以當然也故聖人之虛受與外道寂滅迥殊。

初六咸其拇 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震為足動於下故取拇張子云無所感而起妄也感而遂通誠也妄其咸初之謂乎夫誠則虛妄則窒所

以感通者誠也。感而遂通者虛也。誠者情之矩也。

內外原自關通。養內者外自符。逐外者外反格。志在外則心不在腔子裏。內莫自守。安能攝其外哉。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初質柔志躁。難自斂抑。二本體沈潛。以力未堅。養未厚。故不能靜以應物。聖人示以止所之學。急自反其本體也。感通有自然之機。害生於逆其機也。能順其自然之理。居以俟之。則無乖物亂性之害。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艮為手。陽止於上也。三為艮之陽。正手之象。而違其

本性為股之隨。故吝。可見有才尤貴有守。否則俛仰隨人。賢者未免為俗移矣。二柔靜而不執拗。雖誤動。可挽之自反。三過剛而堅拗。居良之極。反不如二之不害者。病在執一也。夫人豈不貴於有執。期當於理耳。三不擇所宗。誤從其黨。執以為是。故曰執下。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變化成焉。其用為思。正以持之。何悔之有。四當心而居兌始。已有說而動之機。故云貞吉。而旋憂其憧憧。蓋防危於微。所以戒出位之思也。貞者天理凝定於內也。一理為主而萬緣皆靜。萬化皆通矣。莫靜於理。莫活潑於理。客感客形。

與無感無形惟盡性者能一之夫感者心之用感豈有害哉妄念起則失感之利而得感之害

九五咸其脢无悔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光大矣者心境虛靈自無隔闕深於感之用者也害不祛而自無矣五以避感之害廢感之用於聖人體用兼至人已兼成之學豈有當哉故有心於感非正有心於不感亦非正均之心體未光大也守寂之家但知防感之害而不知不感之亦有害夫咸脢之與艮限皆有心却感而其癖不同艮限者當動而強為不動故曰危薰心咸脢者狃於靜而無志應物故曰

志末

上六咸其輔頰舌

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兌為口陰居咸極兌口上開陰之用洩矣以口感人說愈善害愈深不獨變亂事理尤足盡人性情而究之自害其身心而已諸爻取象專指其一而上備舉輔頰舌者狀口給之無所不用也曰滕口說見口說之奔騰漫衍不可窮極也故覆邦必由利口而取友務防便佞

恒

三三

巽下
震上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誠意必先致知固執在於擇善恒之利貞猶夫无妄

也。蓋心無偽妄，至性過人者能之。无妄而正，非學問純備不能也。事有恒心，篤信謹守者能之。有恒而正，非學問純備不能也。故无妄之大亨，歸本於天命之正。而恒之利往，歸本於天地之道。咸恒皆尚正，惟正故虛足以感，惟正故久而不厭。

彖曰：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恒，恒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咸為聲氣交通之事故取乎柔上剛下以情通不以

限也。恒為德義持守之事。故取乎剛上柔下以分屬。^分
不以情移也。然云剛柔皆應。則恒而兼咸之義矣。雷
剛風柔。其相與者相濟也。巽而動。亦剛柔相為也。
終始貫徹。反復相循。流行不已。恒道也。雷風剛柔之
終始相生。同一久於其道。夫風無日不動。而雷之收
發有候。雷一動時必輔以風之入。故有風而無雷之
時。無雷而不風之時。陽主陰輔。陽簡出而陰常勞。天
之恒道也。或雷震非時。風烈拔木。則失其正。即不可
以久。故天地之久者。必於其道。聖賢之學。體用一
貫。事業至極盛時。不離本初。所謂終則有始也。日
月能久照。惟其得天。得天之正道也。四時能久成。惟

其變化。天道之變化也。聖人所以化成。一曰月四時之道而已。道原不已。聖人之心與之俱不已。學非小成。治無近功。涵濡優游於道之中。久之而功自至焉。物自化焉。所謂純亦不已也。惟純故不已。日月四時。天地之所以久。萬物者也。聖人體天地之久。以為久。同一道也。所以為情也。情實也。實理流行之謂情。夫太極何情之可言。而動生陽。靜生陰。是之謂至情。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天下惟正能常。故能變而不失其正。繫辭曰神无方。而恒大象曰立不易方。無方者用之妙也。不易者其體也。有不易之體。然後有無方之用。用出於體也。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 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道無淺深學道必由淺入深下學上達淺者積久自深也深可驟求乎有意求深而不需其候是自塞其可以深之路而反入於詭僻始之不正安能乎

九二悔亡 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恒以剛為才以巽入為度二三俱巽體而二得巽中氣其心內用三處巽陽而躁其氣外張故三不恒而二能悔亡以中體靜而能守也 中道平易無竒才智者多厭而難耐惟志氣安靜乃能始終不渝初浚三不恒四非位上振皆坐不明中道之可久也曰能久中見惟中故可久既得又責能久中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 象曰不恒其德无所

容也

恒非柔脆所能。三剛質本可恒久。而以躁動自失其天。曰承之羞。曰无所容。愧之激之。使自反本也。晉里克漢樊英皆為善不終者也。蔡節齊之說甚精。

九四田无禽 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久非所久。不如無久也。不能久之人。游移無定。可與為邪。亦可與為正。尚非大害。惟久而弗正。則堅僻牢不可破。寔能壞世道。害人心。故頻復无咎者。雖無常而可救也。恒四以久無得。雖有守而所趨不正也。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象曰婦人貞吉。從一

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君道以任人為用，而以秉剛善斷為體。惟善斷為能用，人不則委柄臣下，綱弛事墮矣。制義非自用之謂，善用人以行其義之謂也。履五之夫履，用己而未善於用，恒五之從婦，用人而未知所以用，皆坐不知方也。夫惟明於剛柔始終之方，乃能制義而可久。故初四五上之恒，非其道，與三之不恒同譏。

上六振恒凶，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振非失之動也，失之不審其本末緩急，而動乖其宜也。學則躡等助長，治則欲速紛更，同一弊也。皆由不明天地之正道也。夫閔甘苦難易，而不苟其趨，歷消

息盈虛而不弛其力。久於其道者也。急功矜得悻悻浮動失道而振恒者也。乾言寬居。坤言永貞。夫求道之心不可不切。而欲得道之心不可不淡。使汲汲躁妄。則雜念橫生。廣騖無得。初浚上振。皆躁動而不勝其意之私也。私之去道遠矣。不可以終日。曰大无功。與初之无攸利一也。

遯

☶☷

艮上
乾下

遯亨小利貞

君子以守道不阿為正。小人以守分不妄為正。小利貞之訓。非特為君子謀。亦欲化小人為君子也。使小人歸於正。則朝野無事矣。

象

象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小利貞浸而長也遯之時義大矣哉

否三陰曰避難。剝五陰曰順止。坤六陰曰括囊。時迫之也。二陰始進。此時尚有老成秉軸於中。宵小勢微。不得不和同。君子圖分事權。君子可宏其作用。厚為之防。轉身固有餘地。豈忍遽委而去之。所謂遯者善藏其用也。君子之進退。豈任其意氣哉。隨乎時而已。與時行者。謂惟此時可行遯也。過此時不及遯矣。夫二陰始進。君子猶恃權藉之在我。未知陰小之浸長也。曰浸而長。其告君子以幾乎。遯何以曰行當。

道長之時以行為行，當道消之時以止為行，身有進退，事有顯晦，道固無時不行也。遯之時，人不見其當遯，以遯為迂，至於事後，眾人失足，而有道得全，然後知其先見也。是故遯之時之義，至微至遠，非君子不能見，非君子不能用也。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朝廷陽明之地，故象乾。君子如山，以一陽止三陽之下，是善歲其才智於朝，寧間也。君子龍潛，小人鬼伏，正一身之防，與苟全者自異也。進禮退義，不屑屑與小人爭得失，而不亢不激，中正氣難干，小人自斂戢，不敢逞志，蓋神於遯之用也。其孔子之於陽貨，王孫賈、孟子之於王驩乎。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 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初值君子當軸之時惟宜安分從令如尾之附身而居後危懼恒存於心不可專行獨往自致罪譴此周公所以戒小人致尾大不掉之防也

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 象曰執用黃牛固志也

二本體中順原非貪類聖人以其比於初陰教之自存中順執持無動勿為小人所搖惑是因其本性為救正也曰固志言其原有志為善宜固而守之也
初二兩爻愚之臆見然按三四五爻詞此說似為貫

通且與小利貞之戒合也。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象曰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係之病心而誤天下事也。夫秉理至公斷然行所當為。羣邪何能間之。一有所係則神明自失其柄。事多牽於私昵矣。彼小人者巧於乘間。君子初亦明知其小人也。而或以其小心奉命而不能割。或以小才可用而不忍遠。而不知我已為小人用矣。爻曰疾。象曰憊。皆言其受病在心也。夫畜臣妾且不可係。况處大奸乎。寇準之於丁謂。趙鼎之於秦檜。皆由其初不能自克其係戀之情耳。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 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君子與小人有故交如同里同第同僚之誼所謂好
也此最易至於係依違則隳其術中重絕則激其不
馴惟不惡而嚴以遠之耳是謂好遯非大有學識者
不能也故曰君子吉小人則君子中之浮躁者也

九五嘉遯貞吉 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五君子之領袖與小人同朝而自不為所染善藏其
用以維持國是朝廷實嘉賴之故曰嘉遯 五與二
雖相應實不同志然有五之正志乃能成二之固志
此變邪為正之妙用也

上九肥遯无不利 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身窮道腴故曰肥。使不腴於道，安能綽然不為變怵乎。徐孺子申屠蟠陶淵明以之。戡亂制變係乎才，邀亦須才。無膽識則人得而恫疑，恐唱之無藏身之術，則人得而物色之。此管寧所以自全，而蔡邕欲邀而不得也。見理明，識事早，乃能斷然不回。否則窮通足以疑之，利害足以疑之，毀譽足以疑之，欲自全難矣。三病其係上明其無疑，為諸君子告也。

大壯  乾上

大壯利貞

壯如棟之隆，取乎固也。必堅固而不拔，然後得為隆棟。知名卦之義，知利貞之義矣。既大豈有不正而

特言利貞。大象又繩以禮。何也。貞者純固不偏。而禮者貞之則也。才氣稍飛揚。意稍憤激。即非貞。舉動稍未恪。即非禮。萊公自矜澶淵之績。得毋才氣飛揚乎。東坡作詩譏刺。得無憤激乎。萊公被酒漏言。得無失於恪乎。夫君子之防小人。恒疎。而小人之伺君子也。寢密。可不謹哉。然貞非以勝小人也。自分當然也。

象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動者奮發有為。剛者毅然斷制。以毅然之力。為興利革弊之事。國家之氣勢彌昌矣。正之純而動之善也。君子無疑於不正。而臨與大壯。皆言大正者。惟無

疑於不正。故尚憂其有未正也。偶失其正。自違天地之情。何以服小人之心。一陽順動而見天地之心。四陽剛動而見天地之情。蓋天地之道。一正而已。動而順乎正。則正理常行於天地之間。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雷在地中，得坤之靜，正氣蘊而不測，故為復。雷在天上，得乾之健，正氣尊而不褻，故為壯。非地中之雷，無以為天上之雷。然天上之盛氣，猶是地中之靜意。故雷之在天上，不屑屑數用搏擊，而物自畏其威。此天威之正也。君子以天自處，不屑屑用刑威，而人自服其教。此禮治之大也。禮，天則也。動之矩也。小人雖

善伺君子之間而不能逃乎禮之範圍君子履必中
禮以天矩自律則小人且受裁於範圍中矣此自治
治人之大道也陽氣初胎養其危微而防其危其氣
始厚故閉關於復陽氣正盛憂其洩而養其勁其氣
始固故謹禮於壯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 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

壯之初復之一陽為之也順動者何以躁動乎陽微
恒自危而時盛則自恃也恃之敗事甚矣哉先儒
云理既不順勢又有忤理不為惟小人所忌且為君子所
嫉斯言可為不度審勢者戒

九二貞吉 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貞者好惡不偏。正己以正其君。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惟中故正。稍有偏心。行事多缺失矣。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用罔者。忽略而不戒也。罔為中疎。觸為外激。夫激於外而疎其中。故小人得而乘之。小人陰藏機械。方設藩籬以待君子之觸。而君子躁於一逞。墮其術中以自挫。則是小人反能用深。而君子反淺也。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與之輓。象曰藩決不羸。尚往也。

凡小人樹藩棘以困君子。固其奸狠。然亦君子好立。

門戶有以名之也。夫欲天下無事，惟無心而已。無心者，正之極也。四正，大自持。君子既不標門戶，小人何從樹藩棘哉？故曰：藩決，大有二；曰：大車，大壯四；曰：大輿，非大車不能載國家之大，非大輿不能騁君子之大也。故器小者不可大受。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諸爻多象羊者，為壯言之。言剛外露而好先人也。君子不可有先人之氣，不可無屹然自守之質，不貶吾質，所以服強，不使吾氣，所以馴奸。罔於三，觸於上，徒有其氣也。喪於五，則并亡其質矣。皆失其正大之體也。徒剛不能壯也。故無乎不觸，不剛不能壯也。故深

惜其喪。夫羝者少壯有餘之氣。及鋒而善用之。猶可
騁也。至并外剛而喪之。氣衰勢萎。事無可為矣。大
象非禮弗履。禮無過不及。上三之觸。過也。五之易。不
及也。過猶不及。俱非禮之失也。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象曰
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既觸則機關動矣。在荆棘之境。欲退而自全。得乎。惟
有小心畏慎。以艱處之。庶克免咎。八卦乾震象龍
馬。而兌為羊。大壯陽盛之卦。不取乾震本象。而同象
於兌。何也。羊為陽之躁氣。陽盛而洩於外。則剛不純
而徒躁矣。凡事惟中可久。過盛則慮衰。泰三陽得中。

道而大壯四陽過乎中故繫易者喜泰而憂壯。雷
陽配澤為歸妹小險之卦亦大壯取兌象之意也。

晉  離上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康侯有安定社稷之勲人臣入相天子出鎮方州若
方叔召虎及唐宋之裴晉公韓魏公是已錫馬著崇
德賞功之典非璧馬之私勞也晝接極論思啟沃之
盛見一德之泰交也。

象曰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
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繫辭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君子小人之進退陰陽之
進退也晉之時於氣運為陽明之進於朝廷為君子

之進、世道陽明為主、地陰道而能載物者、得陽明之氣主之也、明出地上、則陽氣不陷於地中、而能主乎陰、以昌世道矣、順而麗明、是補袞以綏猷、而非容悅取寵、以為順也、柔而上行、是小心以勅幾、而非予聖自雄、以為行也、夫惟有明良協德之實、故有錫賚展庸之文、大明者、慮其任明而不順乎理、順麗之而柔居之、則明不外炫、是臣欽若而聖時憲也、地上之明、所以久而不敝、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熙隆之日、中外無事、人主喜於誇耀太平、而言祥瑞

者至矣。請封禪者至矣。進珍竒議營作者紛起矣。是皆有以揜君心之明者。曰自昭明德。言明德在己。當自昭之。必澁然無欲。而後君德常清也。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士值熙時。何以有摧如之象。以權奸尚居樞軸。初以新進不善承迎。未免見抑。然貞則自吉也。恭柔之主。方虛己求賢。即未遽能相孚。豈有積行而壅上聞者。故裕自无咎。曰貞曰裕。釋躁念而長道心。誠無取乎汲汲也。正者所以見摧之故。聖人慮其動念窮通。或至貶節徇人。故勵以獨行。命即蕃錫晝接之命。以去君遠。故曰未受命。惟未受命而有綽綽自得之懷。

故他日受命能有委蛇退食之度。君子出處之際，不
少周張者，道腴故也。道腴氣自閒。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象曰受茲
介福以中正也。

五失得勿恤而二愁如何以受福於君。蓋五不計功
利之私而二殷情君臣之義。其心同其德同也。

六三衆允悔亡。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德足以信友然後道足以匡君。三有升猷之志。本非
以利祿為心者。故為衆君子所信也。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詩刺碩鼠，懲貪吏之朘民也。春秋書饑鼠，譏權臣之蠹國也。五仁柔之主，不屑屑發奸，故四得以戀權而固寵。雖尚見優容，而心恒惄然，患失。聖人以鼠醜之，以厲懼之，欲其引分自退，無汙盛時之名器也。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淡然無欲，養其清明，所謂自昭明德也。故曰：心莫大於無心，力莫大於無力，勿恤者，非晏然不置念也。內修德而不勤遠略，規久道而不希近功，王道之大，與學道之勿助勿忘，同一心法也。衆允者，協心以致。

主也。失得勿恤，清心以莅治也。非協非清，妄也。妄則多悔，故三五並言悔亡。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上英分有餘，恃明用剛，曰維用伐邑者，言不可勤遠略也。非教之觀兵，正教之戢武也。欲其自昭明德，不治人而專自治，乃免於吝也。心以內湛而明，道以內裕而大，上惟屑屑自見其明，自恃以為光而不知於道實未光也。

明夷  離下
坤上

明夷利艱貞

維存艱難之志，乃能正固而不衰，稍生玩易，則怠氣

乘而積患益深縱心生而致禍尤甚

彖曰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文王處幽囚之日身係天下之安危故曰大難箕子值顛隳之勢身關宗社之休戚故曰內難陰行善政演易明道文之內文明也獻地除刑拘幽引罪文之外柔順也外柔而後不傷其內明象箸之侈犯顏直諍箕子之正其志也囚奴之辱全身自隱箕子之晦其明也用晦而後曲盡其志蓋文王以外藩處嫌疑之地道在明而柔也箕子以貴戚值淪喪之勢志宜正而晦也所行不同其明則一故當紂之時文王之

小心服事。其用意最曲。而箕子身繫宗社。其用心尤苦。皆非艱無以見其貞也。明者貞之本。見理稍未至。則無以審幾度勢。委曲周旋於危難中矣。曰內文明。內者外之鎮。曰晦其明。晦者明之用也。有其明。然後能用柔用晦。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

能用晦而後全其明。用晦而後有以莅衆。全於用見其妙。不然。與漢人黃老之術何異。君道以明為尚。用晦者。溫恭淵默。不察察為精。覈而物來無不坐照也。商辛智足飾非。言足拒諫。以亡其國。正坐不知用晦之道也。君用晦。非故示不測也。寬簡之道也。臣

晦其明，非苟且容身也。忠蹇之實也。使正志之臣，得
遇用晦之主，亦無事晦其明矣。蓋君之明可用，晦臣
之明不可。槩用晦也。人臣而至晦其明，非人臣之幸
也。君人者，使其臣至於晦明，非國之福也。吁！恣睢自
智者，可以思矣。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
人有言。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初疎遠之臣，誼殊貴戚，不合則去，固其所也。不知者
得無謂其勇於行為己忽乎？故曰：主人有言，然人臣
之義，三諫不聽則去。君子可行則行，不食攸往，何恤
乎人言？不食者，惓惓君臣之義，不忍食也。國家將
不鼎食，祖宗將不血食，君子忍祿食乎？夫決志遠蹈，

至於三日不食，而即次間求一可與談心之主人，不得，道窮至此，君子亦惟守其義而已。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二於君有股肱之誼，而遭逢暗主，穢德彰聞，何忍不急其救正，其西伯之於王室乎？請除炮烙，布化江漢，率叛國以服事，可謂切於用拯矣。不少萌懟君之念，而曲致其恭順，乃為不踰乎則，則者臣極也。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以仁伐暴，千古大烈。而慎其辭曰：不可疾貞。所以明聖王不得已之心，而使後之闇奸者不能藉口也。蓋有湯武安天下之志，乃可行非常之舉，是變之正也。不稱南伐而曰狩，諱用兵之名，而文之以田獵，言渾而義精矣。十三載而始觀兵孟津，武其明於不疾貞之義乎。夫至不得不取而後取之，則我之志乃天下人心之同然。曰乃大得者，惟其志安天下，乃能大得其志，難辭也。慎辭也。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坤為腹，四入坤之始，與五比肩事主，其微子乎，同為

貴戚之卿豈遽脫然引去。蓋惟有箕子忍辱盡瘁。挽
未去之人心於內。乃可以從容屏跡。延未斬之宗祧
於外也。四之出門。不惟有當保身之招。亦曲盡其重
維宗社之心。曰獲心意。言得遂其至性也。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箕子之明。所係非一端也。明一息則殷社早隕。不待
牧野之師矣。且朝鮮之奉先祧。洪範之陳禹疇。亦無
以著矣。故箕子非一人之明。實殷之宗祀與周之治
法。千古之道統賴之者也。自天地以來。惟君子之心
光明照耀。豈可有時而息哉。內難曰正志。三曰志
大得。四曰獲心意。可見聖賢處不得已之變。惟期無

愧於心、不必盡符其迹、故微箕之心、可對比干於地、
下、武王之心、可謝夷齊於首陽、卦中言文王言箕
子、以見凡為外藩、當如文王之小心服事、凡在貴戚、
當如箕子之委曲盡忠、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象曰：初登于天、照
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自雄不武、予智不聖、不明晦者、言自謂為明者、適以
重其不明也、用晦而明、以不自聖、聖、不明晦者、以自
智愚、上六之照四國、與豐上之翔天際、並為驕逞
自聖之主、而明夷之上、其闇為甚、豐之上、漢武晉世
祖也、明夷之上、商辛隋煬也、噫、覆國之君、何嘗無才

哉。二曰順以則，上曰失則。人臣以忠順盡瘁為則，人主以虛已納諫為則。君臣之道，總無可自矜其明者，用晦之義大矣。

家人 三三

離下
巽上

家人利女貞

男女正而後家道成。專言女貞者，陰守其分則能輔陽宣化，陰違其分則能蠹陽召亂。女貞則陽為政而家正矣，否則陰為政而內外咸失其正矣。故曰家人離必起於婦人。董江都有言：男雖賤，猶為其家陽；女雖貴，尚為其國陰。君子調理陰陽之事，必自家始，而陽可以法規，陰易以情昵。利女貞者，自克其情以

陽治陰之道也。陰不能昵陽，則陰陽均得其正，而和氣溢於兩間矣。

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天下均此家，家人止此男女，男正則有以正乎女，女正則有以輔乎男之正，不相侵之中，有相助之理焉。夫家人之義，通於天地，何其嚴也。父母者，男女之主，其家者也。君道嚴，以君道主其家，以嚴用其慈也。齊家之尚嚴，猶治國之威克厥愛，不專尚愛也。威所以全愛，嚴乃以成慈，剛柔相濟之理也。一家之君得其

正而家之衆翕然從此二老網維六子生成萬物之大義也。男正外，乾之以易知也。女正內，坤之以簡能也。天地正故化育成，男女正故家道昌，同一義也。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風發生火，火烈生風。此父子祖孫生生不已之義。火生風之生氣，仍是初時風生火之生氣。子孫復生子孫，仍是前此祖父生子孫之生氣。此源流相衍，仍歸一源之義也。巽於先天位西南，後天位東南，離先天居正東，後天居正南，是火由東趨南，以生氣為巽先。巽由西南返東，以成氣為離後。此先後相衍之義也。離火有嚴明之德，所以風威萬物，巽風有順呼之

用所以入萬物。此嚴以行慈之義也。家人取長女中
女者。二女木火相生。長仲相得。女正則家正也。言
有物則訓辭可為明徵。行有恒則威儀可以則象。此
自嚴以嚴人。即上六反身威如也。嚴非有心示威。德
修而威自立也。君子一言一行不敢稍任偏私。則表
率端而羣趨皆率。愛惡正而微嫌皆泯。惟正自威也。
言尚有物恐其習於文而不誠。行尚有恒恐其弛
於後而鮮終。

初九閑有家悔亡 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閑具閑習防閑二義。經其內外使各得分願。此閑習
之也。辨其內外使無敢凌競。此防閑之也。皆正家之

道也。初有家之始，當及其易閑而閑之。若扭於家之已安，漫不加謹，則始而狎，繼而瀆，瀆而爭，至是而後閑之，導之而不從，懲之則生怨矣。故閑有家，當於志未變時也。本義豫防二字甚精，所謂豫遠不敬也。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非徒不與外事，即內事必稟令行之，示不敢專也。无攸遂者，靜而貞，牝雞無晨之義也。在中饋者，動而貞，酒食是議之義也。婦人以無才為德，非不可有才，不可妄用其才也。夫在中饋，豈可漫無經畫而无攸遂，而但在中饋，則不妄用其才也。坤所謂无成而代有終者也。然如姜后之待罪永巷，固非與外事者比。

宋高后用司馬罷新法亦處變而正仍無歎於無成
代終之義也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 象曰家人嗃
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家庭中情分並居極重而恩法難於適宜嗃嗃之嚴
不免於悔嘻嘻之和無裒於吝均之未宜然家道惟
嚴可久與其嘻嘻而貽吝於後無寧嗃嗃而取悔於
初蓋吉凶肇於始而成於終凡易中先言吉後言吝
者教人無徇一時之便先言悔吝後言吉无吝者教
人當圖久遠之規也非聖人極深所幾烏能及此
於嗃嗃曰未失非與之也猶有取也於嘻嘻曰失節

重咎之也。以示戒也。蓋猛厲之後，猶可用恩，侈濫之餘，不可以行法也。治家亦如治國也。

六四富家大吉。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人主以天下為家，厚生之事，即正德之本也。使天下遂生樂業，富國即所以富家也。四之富家，節宣物，力杜絕貪冒，能正家而後富家，富而家益可正矣。其晉之羊杜、墾田、荆襄，以裕公私。唐劉晏經理漕賦，以資國用者，乎若桑孔之權篡。王安石之三司條例，是欲富之而反瘠之也。蓋理財必歸寡^欲之人，寡欲以理財，則身正而家正矣。故曰：順在位，順乎理，不徇家人之欲，順乎公，不徇一己之私也。

閑則恩盛而濫物多而爭不正其始何以有終上不
威則族大多寵將有離析之憂習久生媮欲萌衰謝
之勢不正其終何以善後故閑於初肯獲無棄基也
威於上式穀貽永謀也三曰嗚嗚上曰威如二爻並
尚嚴肅者三下卦之終上上卦之終人情暮齒不振
多至寬弛故聖人致意焉

睽

三三
說下
離上

睽
小事吉

睽與蹇渙不同蹇渙勢已去而力圖恢復睽則勢尚
存而人有離心欲苟安於無事則上下乖隔若大用
懲創則羣起為難將致激變故當乘勢之未去整齊

國是、修德以繫人情、漸圖振興、故曰小事吉。

彖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火澤中少二女、惟其質偏而不相能、情偏而各有溺也、故當以說且柔者調劑之、然一於柔說亦難以化其偏、故說在於麗乎明、柔中必應乎剛、明者審其本末、輕重、制其利害、緩急、而說不至於誤用、應剛者托機、要於諳練之老成、咨可否於宏通之碩德、而柔不失於無斷、如是、以化乖隔而定人心、朝野上下之氣。

通矣。兌離氣交則成融冶變化之功。故澤上火下為萃。萃者陰陽之交變也。離兌氣格則為偏駁乖沴之害。故火上澤下為睽。睽者陰陽之偏格也。火澤非睽也。火氣不下蒸夫澤。澤氣不上濟夫火。則睽矣。此氣化之乖其和也。中少各從所偶。亦非睽也。一稟兌和而失之妖媚。一賦離明而偏於浮躁。各任性而不相下。此氣質之乖其和也。惟各歸其正性。則氣化自交。而性情相洽。故濟睽必反其本也。各為用則睽相為用。則合。火澤二女之睽。失之各為用也。天地男女萬物之合。得之相為用也。說而濟以明。柔中而輔以剛。其相為用之義乎。天地男女萬物。非謂其睽

即合也。謂其迹雖睽而理合也。曰其事曰其志。則知睽之用在乎其志與其事也。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睽之時，人情乖隔，其上下不交，亦猶火與澤之不相為用。濟睽之用，在於同而異者，同以和其性，而合夫天異以辨其性，而合於理。同所以包容萬物，異所以裁成萬物。惟有以裁之，乃有以善其容。如是則人心可一矣。同人云：類族辨物。夫不以義合，謂之苟合。苟合非其自然，終必乖離。故凡天下之能相助者，未有不於其相治也。同而異，則有以相治。不苟合者，可以久合，而不至於睽。即處睽亦可以合矣。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 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

初與四以同德相應而地分疎間人易於間故宜不急於求好以俟其自合勿逐者所以明其非約結而不為惡人藉口也 初四相須以圖事正如溫太真陶士行并力以平蘇峻之亂兩人缺一則不能安晉室使有自立功名之私寧有濟乎 馬喪勿逐是不汲汲於速得志泯奔競重交誼也惡人之見是不屑屑於分形迹弭爭黨化奸邪也皆濟睽之妙用也若萊公求使相於王旦昧勿逐自復之義矣若孔子之拜陽貨見惡何咎哉 惡人之見見害事者防其相

傾而非辱身也。夫識監軍之面，即不為士林所齒。同異之際，物好水火，吁可畏哉。郭汾陽之於魚朝恩，得之矣。

九二遇主于卷无咎。象曰：遇主于卷，未失道也。

坐論於太平之朝，君臣之常道。卷遇于艱難之會，君臣之變不失正也。故晉之晝接，人臣所深願。而遇卷於睽，猶坎之樽缶納約，人臣所不容已於君者，皆道也。光武之麥飯豆粥，其樽缶乎。李泌論建寧之寃，勸定太子，其納約自牖乎。周瑜半夜釋孫權之疑，鄧禹仗策謁蕭王，馬援自隗囂通款，光武其遇主于卷乎。多事之日，君臣不可不用坦直，尤不得不用委曲也。

六三見與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 象曰見與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三為兌主好說人者必善疑而又處可疑之地是以曳掣天劓無其事而有其形無其形而有其見夫二非曳三者三自見曳也四非掣三者三自見掣也六亦非天劓三者三自見天劓之也吁意不誠而生妄妄生幻形幻妄豈能疑人哉人自志亂耳木朽蟲蠹可借鑒也故濟大事者在乎誠意以立本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 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當睽之時邪正淆而君子寡偶四之孤宜也夫孤於

時者不孤於道，得元夫以共事，同道相孚，可以濟睽矣。初勢卑於四，恐其相求過迫，或乖機宜，故慰之以勿逐。四位尊於初，慮其先施稍懈，致啟讒間，故堅之以交孚。宋洛蜀諸君子，得無昧於交孚之義乎。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五以寬柔莅睽之時，非得剛健沈毅之才，倚以為宗，安能濟事。曰噬膚，言其相悅之志，如嗜美味而不厭也。非謂易合也。剛健之人，易疎而難親，而與之相遇於巷，彼其衷亦苦矣。為人主者，得不極體其心，而肝膽傾之乎。象曰：往有慶，欣五以折節而下良輔也。

初倚四為良馬。四視初為元夫。朋友之交甚真切也。二尊五為主。五奉二為宗。君臣之交無形迹也。不如是不能濟睽。何也。世所以致睽者。生於形迹之見也。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象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

上九剛而不善用其剛。故殺機妄發。明而不善用其明。故幻形橫生。載鬼一車者。謂小人如鬼。上既懷猜疑。則小人乘間而肆其讒蠹也。曰匪寇婚媾。醒其迷而示以定形。因所明以通之也。曰往遇雨。決其機而教之盡誠。因其剛以勵之也。三以好說而志紛。上以剛躁而意亂。夫惟不誠。所以疑生。見者目魔。疑者

殺機能克己而以誠相與誠生明明自信則交接始
終之義全矣於三曰有終勸以傾誠勿貳也於上曰
匪寇勉其推誠勿惑也既能以誠生明則向之載
鬼而來者劃然雲散而張弧以拒者渙然冰釋矣故
曰羣疑亡